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知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己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腐齋曰義網緣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網緣謂世界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為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為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己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武林道士 稽 伯秀 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既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泯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眾之所習難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固之也任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輸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

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則無所不親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誦所謂復命攝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同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當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况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

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間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遺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及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為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竹暢雖林屋
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見不失見聞
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
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鐘鼓於廣野擊人
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聞謂廣野環中空
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
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
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
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
○若厭沒於塵埃復知之何耶師天者必忘
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
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
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偽於綢繆何
為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為師傳
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
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立法者
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
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傳之盡慮則無
慮慮矣故可以為師傳除日無慮則終始

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
周盡一體之道也

虞齋曰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
其中則草木緜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
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
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
張樂衆多也間註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
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奮動世俗耳目況
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
自處之高為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
○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
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
也世人何不念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
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
而已若有心於為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為
也天無為也非唯無事為之跡併與無為
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
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
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

於一泓猶齊物論老泓泥著陷溺之意與
道為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
昔湯以伊尹為師不為其所籠圍得萬物
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為之地使尹主其
名湯無為而尹有為為湯無名而尹有名也

此名在世是為刺法兩見身與名為二不
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為奇孔
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為伊尹
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
六旬而為歲遂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
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
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為聞見
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
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留故都而不暢
然者雖陵木緜合十失其九猶為之欣
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
然如高臺縣眾入之中無所不覩也昔
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
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為之傅師其道之無為而不為政術所困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困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為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刺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為之傅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

為聖湯非三臣為傅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離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志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季子闢而恥之曰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三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向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及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憫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吠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愴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吠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

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愴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嗚有所受也。吹劔者，吹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識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爲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劔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爲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與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爲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殼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梯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嗚然而鳴，吹劔者吹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况伐國虜民乎？虜齊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

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愴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窾吹之有聲，吹劔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嗚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完

武林遺士 褚 仙秀 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纒纒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遺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者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者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述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特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啟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黃漿水之家登極界高而望纒纒眾多埋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鄜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